

## 獵人\獵物

一、

古老的風，像老者身上的味道一樣慢慢地靠了過來，貝色的月光輕輕開闢，搖曳的樹影如浪，將不同的命運在這樹林間推著、搖著。

地上奄奄一息的柴火，突然被風拉出了一道火痕，順著火痕攀爬出燦爛的火屑，爆炸在雅威身邊。

『火這樣是不是太小了一點？』他用腳把身體挪得後面一點，順手把架在火堆旁烘乾的木頭推了一根進去，並警覺地四處張望了一下。

『老爸的那次不知道怎麼樣？』雅威坐在地上，看著暗下沒多久的天空思考著。『我記得他很早就跟 yutas 在山上走路了，這種事情對他來說應該根本就沒有什麼意義吧。』

『yutas 真的是，幹麻要那麼注重這種「儀式」啊？搞不懂耶。現在的泰雅族對於「成年」這件事就是沒有什麼 Gaga 啊，幹麻一定要搞一個這種東西勒。』

雅威的臉被照的半有半無，這些話也跟他面前的火堆一樣炙熱過。

他回憶著跟祖父「討論」這個儀式的場景，雅威無法說服祖父，而祖父也無法在這件事情上折服他，最後的結果倒是變成了一種勒索。

雅威腦子裡的對話，四周被整理過的植物沒辦法參與，只能跟火源保持一定距離像在偷聽什麼一樣地搖頭晃腦。這是他第一次在 yutas 的獵寮過夜，他開始思考如何適應這個陌生的環境，之前不情願都已經拋到腦後。

二、

就在太陽還沒下山以前，雅威帶著體力見底，酸痛綻放的身體初次來到這裡。

『也太過簡單了吧這個獵寮！』他心裡面這樣想但並沒有說出口，畢竟用那時還腫燙的膝蓋想就知道，要把鐵皮、水桶、篷布、竹子這些東西拉上來，再搭建成一個耐用的獵寮，一定需要不少時間跟體力，更別說時常上來維護了。

他只是因為被逼著同意上來而想發發牢騷罷了。

直到他跟西命放下背包與獵槍，開始整理環境準備做晚餐時，這才發現，這個獵寮的機能已經優於它的外表太多，而且簡單這個評語是過愚昧了，它是非常的精鍊才對。

面對獵寮左手邊走十五分鐘可以背溪水過來，外面有兩個藍色大水桶可以儲水，一整堆作為燃料木柴放在獵寮的一角用帆布蓋著，上面壓著鏽紅的斧頭，帆布底下還有幾捆鐵線跟膠帶等的雜物，幾罐小的瓦斯桶跟鍋碗瓢盆放在早些年被家裡淘汰的櫥櫃裡（那是西命背上來的），櫥櫃腳邊有幾塊石頭錯落的擺著好像是拿來加固用的，旁邊還有幾個裝水果的塑膠籃，裡面是大盒的電池，不知道要拿來接什麼的，還有空空的玻璃罐子，應該是拿來醃肉的。西命一邊舀著水沖洗廚具一邊笑著說這次忘了帶燈泡上來，不然晚上還可以在這裡讀書呢！

「誰要來這裡讀書啊！」雅威開玩笑地回覆。

在準備晚餐時西命跟兒子聊了很多事情，他們一向聊得來，主要是因為西命不是個守舊的部落壯年男子，而雅威從小是跟著西命的，直到國中才下山跟媽媽一起住，長假才會回山上，這中間雖有分離，但就像學語言一樣，他們之間在雅威小時候就已經自然地產生了很深的默契。

「這裡是你 yutas 說距離剛好，地勢也很好的地方。他年輕的時候就來蓋了，本來是小小的用竹子搭的，後來我開始跟他上山以後我們才越蓋越大一點，東西越來越多。而且很奇怪的是，不管颱風或是地震，這個地方都沒有變過，就是這樣平～平的一小塊。你看我們從溪邊過來一路往上爬到這裡一個平地，然後要更進去就是走另外一邊，一下子又要往上爬了。」西命一邊撥弄泡麵，一邊用粗厚的手掌比劃抽象的圖案。

「爸，你覺得現在泰雅族還有 Gaga 嗎？」雅威突然地問。

「你還想再像上次跟 yutas 吵架一樣嗎？」酉命的臉頰露出了深邃的峽谷。

「我知道你一定有不同想法嘛，因為你那次什麼都沒說。也沒幫 yutas 也沒幫我。」

「那你自己覺得呢？」

「我說過啦，我覺得Gaga對我們這一代的人來說很虛無飄渺，很難去界定，甚至更別說遵守了，都碼是老人家說是這樣就是這樣。」說這話的時候，雅威的眼神直盯著手中的碗。「我覺得Gaga跟信仰密不可分，現在我們的信仰早就改變了，Gaga作為生活規範也早就在很多地方失去意義甚至是失去合理性了。」

「對於我們這一輩來說。」酉命看著兒子的臉把話接了過來，「Gaga就是生活的準則，遇到什麼事情該怎麼反應的規範。我從小就在我們的獵場我們的山裡面長大，你跟媽媽在山下一段時間了，所以覺得Gaga對你的生活沒有什麼影響是正常的。但我覺得它還是有的，雖然已經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但至少婚喪喜慶裡面你能感覺得到吧。」酉命一邊說，一邊吸著有豬肉香味的湯。

「但時代會變啊。就像爸你說的一樣，遇到什麼會怎麼想、要怎麼處理，這種像SOP的東西，在部落有一套，在都市根本行不通。」

「問題是你現在在山上啊。你看你現在根本就已經在山的裡面了吧！Gaga在這裡可是很靈驗的喔。就不說我這輩了，阿公那一代的人，連黑巫、白巫的本尊都看過，根本是比我還活在Gaga裡面的，他看過的那些不遵守Gaga的人的下場，有些都是很可怕的。」

「我相信yutas說的那些啊。以前的Gaga說要去獵首成功回來然後成功紋上紋面才算是個男人。但現在就不能這樣做啊，幹嘛一定要我來山上獨自過夜才算是個「男人」？甚至現在社會上要不要

當個男人都已經是個人的決定了好嗎。」雅威的碗已經空了。「你年輕的時候也沒有過這種「成年儀式」好嗎？為什麼到我就有。」

「我看就是因為你跟他吵架讓他覺得你是沒有Gaga的小孩，才要來給你一個震撼教育吧。另外這次的事情我跟yaba也是討論很久，他本來說要你去獵個獵物回來的，是最後他跟我妥協只要你過一夜就通過了。我已經幫你降低很多難度了好嗎？」西命又笑的更深了「誰叫他有你想要的東西，而且你是在山上。」

沒錯，雅威這次被逼著遵從yutas給他的任務，就是因為畢業論文研究需要yutas腦子裡面那些對部落、語言、文化的知識。偏偏他那缺乏Gaga薰陶的泰雅個性讓他在請求之前就先跟發音人因為Gaga的跨時性吵了一架。雅威雖然小時候是在部落裡長大的，族語的程度是很不錯，但是說到Gaga這種複雜且有獨特意涵的規範，那些待在部落裡的時數是還學不來的。

三、

『難怪他可以去打獵打一次一個禮拜都不回家。』雅威看著橘色火焰發呆，那裡有爸爸的離去時最後的提醒：「不要讓火熄了哈！明天早上再來接你，順便再在這附近看一下魯薩。另外槍不要亂開，我會在底下一點睡。」

雅威現在待的獵寮是西命跟哈紀要去比較遠的地方打獵時的休息處，在這個山上的其他地方還有他們蓋的比較簡陋的獵寮。

又踢了一塊木柴進去火裡，啪嚓啪嚓的聲音驟響，黑色的空氣向後退了幾步，躲開了許多差點跳到槍管上的火星。『如果可以跳過這關那就簡單多了，都是yutas在那邊固執，不然我的研究早就完成三分之二了。』

腳邊的槍是西命被哈紀命令去做給雅威的，西命在晚餐後離開前又再認真的跟雅威講解過一遍，裡面是有放子彈的，只要把火藥放進去，按下扳機就可以射擊了。但雅威根本沒開過槍，甚至是連任何活的獵物都沒看過，他覺得這把槍對自己來說根本不會有用處，只覺得槍的構造很對他來說是很有趣的話題。如果今晚真的不

幸遇到了黑熊光顧，大概也只能束手就擒了吧。

『不然，先想想看要問 yutas 的問題好了，反正經過今天晚上，就可以好好的從他那裡挖東西了！』雅威一轉念，眼睛都亮了起來，嚇得面前的柴火突突跳動。他開心地把剛才以來的不安都抖下，從背包裡拿出記事本跟筆袋，就著火光就開始寫了。

聲音與星星一起佈滿了山裡的夜晚。寬軟的風鑽過葉片與草根的縫隙窸窣窸窣，受擠壓的蟲子唧唧作響讓不知名的鳥鳴鳴地更有生命力。

但這些都大不過一支筆在紙上畫記的聲音。不知道過了多久，柴火漸趨平靜。這時，遠遠地，從獵寮的正前方，傳來一陣別於這些大自然規律的騷動。

雅威抬頭望向發出噪音的地方，那個方位在下午上廁所時已經確認過是一個披滿植物的斜坡，但他不知道底下有什麼。現在那裡正在發出孤枝落葉碎裂的聲音。他下意識地迅速把紙筆丟下，抓起了那把冷冰冰的獵槍，環抱著。正當他要出聲詢問的時候，先有人聲飄了過來。

「嗚喂～前面的是誰？我叫做 *Yupas · Walis*，我經過這裡，可以跟你們借一下火嗎？」一句沙啞乾澀的泰雅語從樹林裡面直直的傳了出來。

雅威沈默了一陣子，心想怎麼會有人路過這裡？是打獵的人嗎？部落的人嗎？泰雅族的名字？我不認識這個名字啊。心臟跳得比問題浮現的還快，雅威又縮進獵槍了一些。

「嗚喂～有聽見我的聲音嗎？我叫做 *Yupas · Walis*，可以跟你們借一下火嗎？」這次有個黑色人影在火光的範圍之外跟著聲音從草叢間傳了過來，他就停在那裡，禮貌性地問。

雅威不是聽不懂，他是聽著阿公講泰雅語長大的，但是他已經不太會講了。當他看到人影時，頓時放心許多，用他不太流利的泰雅語說：「過來吧…我的名字是…*Yawi · Nomin*。我聽到啦！」一講完他就後悔了，哪有人在最後接『我聽到啦』，還是跟陌生的長

輩。

「很謝謝你，那我過去了。」說完，那個人慢慢地被烤出輪廓，像太陽照進深谷那樣，直到他走了一段距離，火光爬入他所有的皺紋。是一個比哈紀還要年輕但比西命還要老一些的男人。他的米白防風外套跟黑色褲子都濕透了，黏在他乾瘦的四肢，雨鞋上爬滿雜與泥巴，頭髮濕亂但健朗。他並不駝背，右肩上一把比他還高的獵槍，用一種有泰雅腔調的步伐慢慢地向雅威走來。

「坐吧。」雅威想不到其他母語的問候。

「你好，年輕的朋友，我來自 S 部落，我的名字是 *Yupas · Walis*，我的死去的爸爸是 *Walis · Suyan*，我的死去的阿公是 *Suyan · Piling*，我的死去的祖先是 *Piling · Nawi · ru Yawi · Hazi · ru Hazi · Walis · ru Walis · Nomin · ru Yumin · Piling · ru Piling · Watan · ru Watan · Iyung*……」這個 *Yupas* 唸到了不知道第幾代才打住，坐了下來，盯著雅威看。

『*yutas Hazi* 的爸爸是叫什麼去了？怎麼會有人見面就這樣講話的？族譜我沒有背啊！』雅威接不住能穿透火光的古老視線，只好不斷地迴避目光翻找自己的記憶。情急之下，他只能拼出破碎的語句「我…來自…S 部落，也。」

「是嗎？」*Yupas* 樹瘤般粗糙艱澀的輪廓突然軟了下來。「你的爸爸是誰 *rwa*？你怎麼一個人在這裡？」*yutas Yupas* 講中文的腔調很重，泰雅語重音在最後一個音節的規則也被優先套用於他的中文發音。或者，是中文被硬是塞入了他那只說泰雅語的嘴裡。那些中文裡根本沒有的語助詞，自自然然地懸掛於語尾。

「痾…我的爸爸是…*Yumin · Hazi*。」

「你的阿公是 *Hazi · Temu*？」

「對！我阿公就是 *Hazi · Temu*！*yutas* 你認識他嗎？」

「忍識啊！怎麼會不忍識。你被搭丟在這裡自己睡覺喔？」看得出來 yutas Yupas 講中文的時候很吃力，那些泰雅語不用的子音母音們讓他的中文聽起來是在口腔與唇齒舌間先打過一仗才將殘骸吐出。

雅威並不討厭這樣的講話方式，甚至覺得親切，畢竟這是不能勉強的，這也是為什麼他還敢繼續跟這位陌生的長者繼續聊天的原因之一，他就是在這樣的中文裡長大的人。

Yupas 那深邃的臉孔已經被火溫暖了許多，雅威覺得那輪廓有點熟悉過頭了。雖然他長期不在部落，但部落裡老老少少的面孔只要出現過，他都記得清楚，而眼前這位老者，一定是來自同一個部落的，但不知道為什麼以前都沒見過。

「對啊！yutas 你怎麼知道！是我阿公要我來這裡一個人過夜的！」在停頓了幾秒後雅威才回神過來。

「我有聽到搭講啊！搭說搭的 mago 沒有 Gaga 餒。」

「那是在說我啦，yutas」橘紅色的火光爬上了雅威的臉。

「那不行喔，Tayal 沒有 Gaga 不可以餒。」Yupas 的眼神與語氣並不凌厲，但卻帶有隱隱的威嚴。

「我都在山下讀書啦，很多 Gaga 我不懂。」雅威並不想跟陌生的老者吵架。

「嗚哇，很搶餒你，會讀書，不簡單喔。」

「哪有，yutas 你們才厲害，會打獵，又懂很多 Tayal 的 Gaga。」

「Gaga 很多啊，可是年青人很少啊。又不想學，外面的生活比較快樂齣。」Yupas 牽動了所有的皺紋，笑了一下。

「不會啦 yutas，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想回部落餒。」

「我怎麼都沒有遇到哩，都是遇到沒有讀書又不懂 Gaga 的餒。」

Yupas 這時候才把他的獵槍歇在大腿上。一把土製獵槍，木紋奔走厚實的槍托，嵌著灰實的鐵管，幾顆暗紅色的螺絲裸露，槍身旁突出一根手把接著彈簧，那是擊發前拉緊可以騰出空間放置火藥的部件。雅威的家裡有兩把一樣構造的槍，一把是西命用的，一把是哈紀用的。正當他仔細端詳那把槍的時候，他發現 Yupas 也正在看他的槍。

「不～一樣餒，你的。」

「對啊，yutas，這是我爸爸找人幫我做的，跟我爸爸還有我阿公的也不一樣，你看。」雅威把槍從直立攤成橫躺，讓 Yupas 可以看的清楚槍身的樣子「yutas 你看，這裡有兩個把手，一個是讓你可以裝火藥、退火藥的，後面那個是連接板機的，這樣就可以先裝好火藥也不怕會走火了。」雅威其實根本沒開過槍，但他對於原住民傳統生活使用的器械很有研究。

「拿麼好喔！那我的這支也快要被淘汰了 ki。」

「不用啦，我們這個也沒有很新啊，我的表哥啊，他們的槍才是真正的新，什麼夜視鏡、瞄準器，連槍都是自動的改裝槍。那個才叫新勒。」

「han，那還要打什麼了比？這樣補就補是在打獵 rwa，是在玩吧？」

「我阿公也說過啊，如果上來打獵，你看到牠，沒有打到就是 utux 要讓牠再活久一點，打到了就是 utux 要給你的。如果每次都要打很多，不好。」

「這個是真的喔！你有懂這個就痕好了。」

「沒有啦，都是聽我阿公跟我爸爸講的。」

「你的巴巴啊，我上次有看他來拆魯薩。」

「是喔？為什麼要拆啊？」

「嗚哇！你不知道喔？夏天的時候要拆呀，可是你巴巴今年有點遲到餒。」Yupas 不知道為什麼露出煩惱的表情。

「為什麼都已經裝好了還要拆呢？」這個問題大過了雅威心裡的另一個問題『那你怎麼不直接問他為什麼遲到呢？』

「因為夏天是塔們生小孩的時候啊！要給搭們生，才會一直有獵物啊。」

「是喔！原來是這樣啊，那夏天還可以上來打獵嗎？」

「海是會啦，但補要太常常 ru，不要打很多。一個，就可以回家了這樣子。」

「那阿公你今天還沒有打到，還算合格喔。」雅威調皮地說

「嘿嘿，對啊！窩等以下再往上走一下了 ga，很快，就要回去囉。窩左天有夢到那個好的夢。今天 utux 啊，祂會給我我的。」

「做夢？」雅威的眼睛跟著他的聲音一同亮了起來。

「對啊，我還有看那個 siliq 啊，也都很好餒。」

『夢占跟鳥占？這麼傳統啊？』雅威心想，夢占跟鳥占，是以前泰雅族人在出草或狩獵前，必須是好兆頭的其中幾項占卜，雅威其實也不太了解這其中的運作方式，都是偶爾會聽爸爸還有阿公講起這樣的事情，並且非常嚴肅地看待這樣的事情。

「那阿公你今天一定會打到啊。」雅威不自覺的露出了欣羨的眼神。

「會啦！但我先在這邊休息一下 ki。」Yupas 自己講著就依靠著他的槍，輕輕無聲地側倒了下去。

雅威看著老人那麼自在倒下，對他的感覺又不自覺地親近了幾分。他把木柴又丟了一些進去，拿起剛剛拋下的筆。這時他腦袋裡面已經不是剛剛那些學術性的東西，而是這幾年來聽著表哥們聊打獵的事情了……

……「我跟你說啦，哈勇他第一次放陷阱你知道他吊到什麼嗎？」  
「白鼻心？」「吊到狗啦！吼，怎麼有人在山上吊狗的啦。」然後是一陣參雜著濃濃酒味大笑。「馬的壘，希藍你怎麼不說你第一次去打飛鼠。頭燈都照到眼睛了，關掉，就要射了，你還給他閃三次，結果跑掉。根本是在幫牠倒數鳴槍嘛！」哈勇拉扯著嗓門說……

……「有一次啊，我就看啊，有山豬，直接給他射，結果有射到喔，然後去找，有看到倒下來的，結果我們一靠近，牠直接跑掉威，怎麼有假死這招的啦」這是打力用他特有的說話方式說過的話……

……「昨天超扯，超好笑，我有照到飛鼠嘛，在樹上，那個飛鼠被照到的時候停住，然後轉身要飛，我很急啊，頭就往牠要飛的方向轉，結果沒看到，轉回去牠還在原地，牠看到我又照到牠，牠就往另一邊飛走。」哈勇在講的時候頭還用力扭來扭去的，生動地表演，重點是後來打力還接「被松鼠假動作騙，捱～，被牠 Crossover，丟不丟臉」大家又笑成一團……

……「上次啊，我跟希藍在追山豬，結果我想說要開槍了，碰，但不小心滑了一下，就偏掉，想說沒有辦法了，上帝要讓牠活命，結果那個子彈，打到旁邊石頭，反彈，打到心臟，直接死掉，擦板，得分！」打力一邊誇張地做動作，一邊大力的隨著情緒扭曲著臉孔，雅威已經笑到不行……

……「我有一次已經打到囉，我看到那個飛鼠還中彈喔，但我們怎麼樣都找不到，負傷逃逸 ki，結果那天晚上都～沒有打到飛鼠，連看到都沒看到一隻，我合理地懷疑牠的朋友都抬去牠急救了。」希藍還跟哈勇合力表演抬擔架的樣子，真的很難不笑出來……

雅威讓這些片段在眼前不斷流過。他的表哥們，哈勇、希藍、打力常常去打獵，不管是一夜來回、還是去跨縣市的團獵、甚至有時候還直接以兜風的方式開著車沿著馬路邊打，他們都稱得上是很有經驗的獵人了，但他們總是說自己還不是獵人，開玩笑地說自己頂多只是巡山員而已，連要去打獵都說是要去運動。他們說真正的獵人是像雅威家的人一樣，還嚴格遵守著規範的人。

哈紀有幾次聽到那些年輕人過於誇張地討論打獵的趣事時，總是搖搖頭，事後跟雅威說那些人看起來很懂但只是在玩而已，真正的獵人要懂的、要會的還有很多、更多，最重要的就是尊重自己的跟別人的獵場。這讓雅威感到疑惑又納悶，在現在這個看起來大家都很大程度地淡化 Gaga 的獎懲功能與信仰成分的時代裡，既然是去打獵，難道參加這樣傳統的習俗的人裡面，還有分誰比誰更傳統嗎？

就在雅威陷入這樣的思考的時候，月亮已經走了一小段路，把剛剛那些聲音都給折進不透光地方。這時，在很遠的地方，有個聲音，讓 Yupas 的耳朵動了一下，他用槍把自己的身體撐了起來。雅威並沒有聽到這個聲音，可能是他被身旁偶爾爆裂的柴火聲給蓋住了。

「Yutas，你休息夠啦！要繼續上去了嗎？」

「奧鳴啦，窩聽到我的獵物啦！差不多要上去了 ki。你要補要也一起去啊？」

雅威沒想到會有要打獵的問題，一時反應不過來，就說：「可是我不懂怎麼打獵，也不知道有什麼禁忌，也沒開過槍。我怎麼跟你上去？我連回來的路都不知道怎麼回來。」他也懷疑自己怎麼能

瞬間講出這麼多話。

「每又管係，窩先教你一點～點！你再回去跟哈紀好～好的學，這樣就很快啦。」

「那…可是…我還沒準備好耶？」

「你有槍啦，海有什麼要準備逼？」

「就是…要…有個打獵前的儀式吧？啊？」雅威的心裡其實是想去的，但是他不知道哪裡來的聲音一直逼著他的理智要提出可以讓自己留在火堆旁的藉口，導致他說話支支吾吾的。

「很好嘛你，海會知道要有儀式喔。那你企後面那個石頭底下，有 tmmyan，還要拿米酒喔。」

『那裡有醃肉？那個櫥櫃旁邊的石頭底下有？』雅威心裡覺得奇怪，但還是去翻開了石頭，果然石頭底下被挖了一個小空間，裡面有一罐剩一半的醃肉，他拿著醃肉還有櫥櫃裡的米酒，回到火堆前。

「阿公你怎麼知道那裡有醃肉？」

「嗚哇，你不知道喔？好的獵人，都要會在山上藏醃肉 ki，那個地方，那～麼明顯，石頭放在那裡幹嘛。」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yutas 你還真的讓我上了一課。」

「那你要快一點了 ki，不然獵物要跑掉了 ru。等一下，你就先跟祖先敬酒 ga，跟我一起唸哈。」

雅威點了點頭，把味道濃重的醃肉拿了一塊出來放在一塊石頭上，然後學哈紀喝酒前向祖靈敬酒的那個樣子做動作，之後就聽到 Yupas 開始念泰雅語了，雅威邊聽邊唸，有很多詞應該是太古老，

他不常聽到，所以不懂，總之，大略的意思就是向祖靈請求平安。在做完儀式之後，雅威又說了。「可是我沒有做夢餒昨天，也沒有去看 Siliq。」

「補要緊張，我帶你去的話 ga，我好啊，就可以了 ma。如果有打到的厚，就平分，這樣。」

「那有什麼禁忌呢？」

「打獵喔，我們這邊最～簡單 ru，最重要的一個 Gaga 就是不能去殺黑熊喔，殺熊的話厚，家裡面會死一個人喔。」

「那這裡有熊嗎？yutas。」

「嗯，好像這幾天 ga，有一個熊被殺死餒，在這邊附近。」

「所以？沒有熊了？」

「有也不會遇到啦！你忘記窩的夢啦？」

『應該不會是老爸他們殺的吧？怎麼可能是他們，他們那麼懂山上的規矩。但這裡是我們家的獵場餒。還是謹慎一點好了。』亞威心裡這樣想，嘴巴上問說「那還有其他的 Gaga 嗎？」

「其他的喔，今天補用啦，認真一點就好了 ki，快一點快一點。」

雅威半信半疑的撿起他的槍，也不理會 Yupas 族語的催促，先將周圍的木柴都踢進火堆，還特地把他拿來當小椅子的大木柴滾進去，確保這堆火可以燒到早上後，他在筆記本上寫上，「我跟 yutas Yupas 去打獵」這幾個字，放在廚櫃上顯眼的地方。這些都做好以後，他背起他家人為他準備的背包，跟著 Yupas 往山上走去……

四、

沒有了火的樹林裡，披上月光的一切都清楚地懷著惡意。雅威本來是第一次上山過夜，現在卻成了第一次入山打獵，在他前面的 Yupas 走起路來非常安靜，好像不踏在佈滿草木的泥土上似的，而且步伐始終是一樣的速度，那些阻擋著雅威的植物對他來說就像是輕輕拂過他的身軀而已。他不時地會轉頭要雅威記下他們走過的路線，教他用植物的葉子、樹的垂枝或堆疊石頭來做記號，但雅威光是要跟上 Yupas 的腳步就已經氣喘吁吁了，這些其他的事情對他來說只是機械性地照著 Yupas 的指示去做而已……

「你沒帶頭燈比？」Yupas 突然停下腳步問他，這時雅威才發現他們已經到了一個月光照不太進來的地方了。

「我看阿公你也沒戴啊！我就沒戴啊」

「窩的壞掉了 ga，我放在底下了。」

就在他們走了快一個小時之後，Yupas 才拋出這個問題來，雅威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他們循著頭頂上不規則穿透的月光就這樣走了那麼遠的路程。他快速地把背包打開，從裡頭拿出了沈甸甸的頭燈，在他正要打開強力光源的時候，Yupas 說話了。

「你先補要打開，先把槍啊，先用好。」

雅威一聽覺得也沒錯，不然等下來不及反應，跟希藍那次一樣錯失機會就不好了，可不能在老人家面前丟臉。反正這個槍有安全設計，先放火藥只要不拉板機的彈簧就不會有走火的可能，於是他就把一盒火藥推了進去，在要裝子彈的時候，他想起了爸爸說過的話，所以就省去這個步驟了。Yupas 看他好像已經準備好了就說

「等下啊，你在後面，輕一點 ki，窩叫你看哪邊你就看哪邊 ki，開燈看哈。這次我先打。」

雅威點了點頭，他不敢發出什麼聲音，深怕破了什麼他不知道的禁忌。只是亦步亦趨的跟著 Yupas 的腳步，費心讓自己發出的聲音降到最小。因為放慢了腳步，他終於能看清楚自己所站的地方，說是看清楚，不如說能夠清楚辨識到細微的月光與黑色的差別而已。Yupas 在前面慢慢地移動，被灌木叢固定的落葉泥土，這時鬆鬆軟軟的，連雅威也可以不發出聲響地走動。身旁會勾人衣服的草層層疊疊地蓋住了及胸的高度。錯落的樹幹就像影格一樣，不斷地緩慢地播送。

突然，Yupas 示意停了下來，一隻手指著樹上，一隻手握著他的長槍。這時雅威發現 Yupas 已經可以完全融入這個黑色的景物裡了，他幾乎是用米白色的外套來辨認 Yupas 的動作，但他沒有想太多，馬上將強烈的光柱打向他手指的方向。

強烈的白光瞬間延伸，驅趕了所有的東西，包括剛開始的視力還有一切的顏色，雅威還沒看到有任何反光，就聽到 Yupas 說「qasa！」然後他下意識地，用手指塞住耳朵，眼睛閉了起來。隨後一聲「碰！」，那個槍聲好像很遠，好像沒那麼震撼。他不知道是不是他把耳朵塞得再好，還是怎樣回事。總覺得這個槍聲不是來自 Yupas 的那把獵槍。

「應該有打到喔！」Yupas 說，但說的並不興奮。「你在這裡等我 ki，我去看看。」一下子，他就鑽入草叢裡不見了。

雅威把頭燈關了起來坐在地上，他覺得一直開著浪費電，怕等下回頭的時候沒電就麻煩了。瞬間，他又落入了微光的最底部，過沒多久大概在雅威又要開始胡思亂想以前，一陣窸窣窸窣的聲音向他這裡過來，「啪」的一聲一個黑色物體掉在他面前。

「yapit 啦，打到牠的翅膀，還有肚子，蠻大的喔。」Yupas 的聲音從黑暗裡傳來，感覺不出任何情緒。

雅威把眼前的東西捏了起來，還溫溫的，那是長條狀的，很長，毛茸茸的。這是他第一次碰剛打到的獵物，不知道該怎麼辦。

「放在你的背包了 ga。」

雅威愣了一下，把飛鼠的屍體揉起來放到他的背包裡面，也管不著背包裡面還有什麼東西了。

「我們繼續哈！」Yupas 剛說完轉頭又開始走了。

「yutas，你不是打一個就要回家了嗎？」雅威在後面小聲地問。

「那個 yapit 給你的啊，我的海沒有。」

雅威也無從反駁，只是他不知道為什麼 Yupas 可以這麼確定地說他的獵物就在前面，好像獵物真的在等著他去打一擊。『難道這就是老獵人的技術？』他心裡這麼想，腳步沒有停住過。

他們往更密的樹影中走著，過沒多久，Yupas 停了下來說「就在這裡等了 ru，等一下厚，聽到聲音，往那邊看，開燈，看到反光就給他打。」

雅威順著 Yupas 用雙語指示的方向看過去，黑壓壓的一片，也不是樹梢，而是他的正對面。這中間還可以藉由月光看出許多高出他視線的黑影擋著。他懷疑等下開燈以後，不會只照到前面幾公尺的樹叢而已嗎？會有東西嗎？雖然他心裡百般的問題在擾動，但他還是架起了槍，只等 Yupas 下令開燈，尋找目標。

不到幾分鐘的時間，雅威聽到了一陣移動的聲音，他感覺到 Yupas 正在點頭。雅威把燈一打開，果然，中間的橫生的樹、攀附的蕨類、還有長的茂盛的大葉植物就在他身前把大量的白光擋住了，只刺穿了一兩個小孔透了過去。

不到一兩秒的時間，他從那個小孔看到了遠遠地有一個亮光，很遠，他不知道槍射不射得到。

他的手指在扳機上，隨時都可以擊發，同時他又覺得這個閃光有點奇怪，除了很遠之外，不像反光，反倒像是直挺挺的朝他刺了過來，就跟他頭上強烈的白光一樣。

他遲疑了。

「射吧！Yawi！不要讓牠逃了 ki。」Yupas 的聲音從身後傳到腦子裡。

突然，雅威清楚地看見那個閃光消失了，但他的燈還沒關。

「射吧！」

Yupas 的聲音佔據了這一瞬間的思考，雅威不自覺地扣下了板機。

槍的後座力讓他整個人跌坐在地，Yupas 跟著一陣火藥味不知去向。雅威的頭燈還開著，照著地面，但怎麼照都照不到其他腳印，他沒辦法整理剛剛發生了什麼事情，他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剛剛聽到了什麼，也好奇打中了什麼，甚至不敢大聲地尋找 Yupas，發抖的他只好跌跌撞撞地循著剛剛自己做的記號奔跑回家，就算肺都痛了也不停下腳步。一進到還微微跳動的火光之內，整個人就癱軟在地，原本簡單的獵寮，也頓時變成他最後的依靠。

五、

『怎麼會有兩個槍聲？』雅威的心臟還在激烈跳動，想要逃出他的喉嚨。

腦中清楚地播放一個片段，就在剛剛他按下板機的一霎那，他聽到了前後兩個槍聲。遠處的先來，他才聽到自己的槍聲。

他的恐懼與不安帶領著他不顧一切地逃離，一直到回到獵寮，才從胃裡慢慢浮上來一股酸燙的嘔吐侵襲了他的舌根。

他後悔自己答應跟上山的決定，他甚至後悔答應要上來過夜的決定，他沒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

這時，雅威突然想到『Yupas 呢？槍聲一響他就不見了，他是不是又去看看另一頭倒下的是什麼？他會不會在那邊發現是一個死人，然後就跑回部落了？他會不會回來找我？他會走這條路嗎？』雅威想像著 Yupas 的臉孔，又是一陣酸味襲來。

『這不是真的！我沒有上去過！真的沒有！』雅威的腦袋運轉的太快，讓他昏昏沈沈的。『睡一覺就好了，睡起來，爸爸會來接我，一切又跟以前一樣了。』雅威嘗試說服自己，於是他直接倒在柴火旁邊緊閉著眼睛，他不希望再看到任何一個不認識的人出現於他眼前，但他越想催眠自己越沒辦法入睡。他的耳邊甚至響起了剛剛 Yupas 還坐在他對面時對他吟唱的族譜還有入山前的祭詞，一切都太過真實了。

六、

西命比約定的時間還早就上來接雅威。他一到獵寮，就滿腦子問題，雅威為什麼會戴著頭燈、抱著獵槍連睡袋都沒有用就倒在火堆旁邊睡覺？而且他跟哈紀的藏的醃肉怎麼會被挖出來了？他沒有跟雅威提過啊。

他繼續走看，發現櫥櫃上的記事本寫著東西，不知道是什麼意思。「跟 yutas Yupas 去打獵」？部落哪有叫 Yupas 的長輩？然後他發現雅威還背在背上的背包，裡面有個毛茸茸的東西，一拿出來結果是隻飛鼠，還有彈孔？這更讓他不解，因為他昨天跟雅威說有裝子彈根本是開玩笑的，他根本不覺得雅威會離開獵寮，更別說用到槍，跟他這樣說只是讓他安心而已。但現在眼前這隻飛鼠讓他的疑惑更深了，難道昨天有外人到他們家獵場打獵還剛好遇到雅威嗎？

「爸，阿公的爸爸跟阿公的爸爸的爸爸叫什麼。」雅威的動作沒有改變，但他感覺到西命來了，就突然地用泰雅語開口問了。

「嗯…你醒啦？…阿公的爸爸啊，我想一下…啊，叫做 Temu · Suyan、上去 Suyan · Piling、再上去是 Piling · Nawi。還需要更往上嗎？」

「不用了。我知道他是誰了。」

「誰是誰？昨天跟你去上面的人？」西命已經藏不住問題了。

「嗯…昨天帶我上去的應該是 Yupas 叔公吧。」

「Yupas… Yupas… 啊！好像有，是阿浩的爸爸，那個誰去了，Takun·Yupas 的爸爸，但是他很久以前就去世了餒，好像是在底下的小溪附近出意外的。你應該遇到其他人了吧，不可能是那個 Yupas 啦！」西命一邊說一邊指著昨晚 Yupas 出現的方向。

『怎麼可能？』雅威已經被嚇出一身冷汗，把槍又抱得更緊了。

「啊你怎麼會有飛鼠？我昨天其實沒給你裝子彈耶。」

「你沒有幫我裝子彈？」他猛然起身轉頭大喊，聲音中充滿了驚訝與驚喜。

「真的啊，撿到的就說撿到的，不要說謊喔。」西命有點被雅威誇張的反應嚇到了。

「嗯…是撿到的。」雅威迅速地收斂了自己，開始細細的思考昨天的一切。

「不過我跟你說，我本來很緊張啊，因為我是被你阿公的電話吵醒的，有人跟他說，昨天晚上，我們獵場上面那邊啊，有人在那邊死掉。」雅威的身體從頭到腳被震了一下。「我本來要衝上來的時候你阿公又打電話來說第三鄰的獵人剛才來給肉的時候，說不是我們部落的人啦，是另一個部落的年輕人到我們的獵場打獵，結果獵槍膛炸。好像跟你的名字一樣餒。」

『年輕人？膛炸？等一下，Yupas 是不是說……？』

「他們還說，很奇怪的是，明明是膛炸，結果整個槍身裂開，差點要割斷他的脖子餒，頭都要掉下來。」

『所以 Yupas 的獵物是？』

「他們說那個年輕人很常去打獵，上上個禮拜打死黑熊就算了，還去炫耀，他們家的人就叫他先不要上山，他不聽，還是一直去，但都打不到，以為在我們獵場可以打到，就跟他朋友跑來，但分開走，可能想說終於有看到獵物就直接開槍，誰知道膛炸。」西命講來好像這個故事的結尾會有人死是早就注定的事。

話一說完，雅威就怔怔地看著西命。

原來，昨天晚上這個獵場裡有兩個 Yawi，想到這裡雅威自己就很難再梳理下去，到底昨天晚上的經歷，該怎麼去解釋。

西命這一邊，只是看著他發呆的兒子，不知道要說什麼才好，這個才要開始學習更深的泰雅智慧的孩子，昨天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鮮紅色斑紋的白色木炭隨著空氣慢慢地萎縮。在西命決定開口要先帶兒子下山，好好地跟哈紀一起討論這件怪事以前。雅威站了起來，拍了拍衣服，整理好褲子，慢慢地戴好頭燈、背起獵槍還有他裝有飛鼠的背包，眼神澄澈地看著通往山上的小徑。

「爸，你還有陷阱沒有收吧？」

「對啊，要不要我們先下山…」

「我覺得我們先去把陷阱收起來吧。」說完，雅威複製了昨天 Yupas 所呈現的儀式，完美地說出那些祭詞。然後跟著滿腹疑問卻很開心的西命一起又沒入了古老的山林裡去。